

暮色醉人

叶延滨

城市生活久了，也就忘记了日落之景。常常是对面的楼体遮住了阳光，知道是太阳偏西了。前几天从密云回北京，正逢久违的风吹走了天上的雾霾，又是从东北方向回北京，在距离首都机场十五公里的高速公路上，看到了归巢的太阳。

归巢的太阳渐渐燃尽了热情，呈现于天地间一种庄重沉稳的美艳。金色的太阳不再向外喷射激情之光。怀抱着金色的光焰，收敛成一团橘红的火球，将近身的云朵染成彩带。回望自己这一天巡游过的天空，安宁而慈祥。漫天飘舞的锦缎，平滑艳丽，缓缓下垂成幕帷。正是此时，机场的上空，一队归巢的飞机滑入这舞台，夕阳柔美的光线，勾出飞机的翼翅和机舱。从各地飞来的航班，在机场上空有序排队准备入港。可以看见的共有四架归航的客机，像风箏，却比风箏平稳，由近至远，由大到小，由低而高，排成了五线谱上四个音符。这些当我们坐在飞机上让我们感受轰鸣的大家伙，此时眼中望见的四架归巢飞机，更像舞台上跳芭蕾舞的四只小天鹅，在夕阳之光照出的锦缎帷幕前，跳完最后的那一段

乐曲。高天长空中上演的一曲归巢之舞，令我兴奋不已。都市生活，高速公路，机场空港，飞行旅行，这些事情在心上留下的基调，多是繁杂喧闹和紧张快节奏。然而，偶然得此机会，换个角度，改一个地点，归巢的太阳与归巢的飞机，让我看到辽阔天穹大舞台上了一幅美景，安详宁静之美。

归巢的太阳在我早年的记忆中，那是另一幅景象：太阳西斜，从天边的云层里，飞出黑压压的鸦群。这些黑色的大鸟，成群结伙从城郊的野地归巢。它们的窝巢在城里太庙的柏树林里。我写过组诗《少年记事》，其中有一首《归鸦的翅膀》，描绘了我的记忆：“是童年黄昏的记忆拼图／重要的是一片片天际飘来的／归巢鸦群的翅膀……／是老成都风景的马赛克／成片的是一块块遮住霞光的／黑色鸦群的翅膀……／‘日头堕到鸟巢里／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这是克家先生的齐鲁北国黄昏／白昼与长夜每天都例行的一场／温柔的礼遇的交接仪式／而在我的南方童年，归鸦也读孔子／从夜神那里出发的黑色的鸦群／从城郊暮色的掩护中发起冲锋／残阳的箭头已经无力射落它们／从原野中获得魔力的黑

色翅膀／如同老宅青灰的瓦片／一片又一片地叠盖于老城的天空／／石室中学那文庙里的古柏树／举起枪戟一般的虬枝／却划伤了西坠的太阳，哎呀／染红了半天的云霞与归鸦哇哇的呐喊／落下是文庙的树林里层层叠叠的暮色／落下是文庙巨大石碑严肃庄重的铭文／断电的老城胆怯的灯火是萤火虫／逗引着躲藏在老宅里的鬼故事／故事随鸦翅飞向我的心田……”这就是我童年的记忆，归巢的太阳与鸦群在太庙的柏树林里演出一场热热闹闹的大戏。白昼与黑夜的交接仪式，光明与黑夜的欢喜冤家。在这幅画卷中，太阳也是林中的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光。在这幅画卷中，黑夜是鸦翅驮来的，每一根黑色的羽毛都藏着一个鬼故事。

归巢的太阳在群山环抱的地方，太阳落下了山坡。在大山里不仅日落，就是日出也与海上日出的景象不同，那叫，太阳爬上了山坡。一个爬，一个落，太阳就是天工出日的农夫。语言真有味。爬，上山上的劳累和辛苦，一个字全都表达。落，整个白天的劳顿和疲倦，一个字抖擻出来。山越高越险的地方人越穷，越穷的地方

越有好风景。只不过“风景”是吃饱了肚皮的人，想出的两个字。生在风景中，若是个穷人，肚子饿，眼发直，看不到“风景”那两个字。我年轻时插队，也就是一个农夫，插队的日子天天盼着太阳落下坡。太阳下了坡，队长的哨子会响，哨响才收工歇气吃晚饭。填饱了肚皮的人，眼睛就有了光。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哎哟，满眼都是月光。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打烧酒。几歌里，情歌里，都是月光。归巢的太阳委屈啊，月亮那点风采，只是从太阳那里借来的嘛。

归巢的太阳在草原上最有风韵。草原好，好在辽阔，好在平坦，好在太阳升起来，是从草尖上升起。归巢的太阳不下山，落在草原地平线上，也是落在草尖上。草尖上升起的太阳，好精神，从星星点点的露珠里，升起来就朗朗照天地。归巢的太阳落在草尖上，那些草尖想托住这归巢的太阳，没托住，划破了，像划破了个大红气球，爆出来洒了满天的星星。等到黎明时，这些星星就是晨露，晨露里有明早的新太阳。

好了，归巢的太阳，再见了！无论明天你在哪儿升起，都要再见啊！说好了……



 惊悉第五代导演何群先生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肺炎引起心脏衰竭不幸去世，享年仅六十一岁，至感痛惜。因此，也令我想起了与何群有关的一段往事。

 那是在一九七八年秋，“文革”后恢复高考艺术院校首届招生，录取工作已经结束。时任文化部部
长黄镇接到不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招生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这些来信来访，黄部长非常重视，亲自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司局或直属院校认真处理。其中有两封来信和一起来访，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一封是张艺谋的来信并附他的摄影作品，反映因他超龄（时年已过三十岁）而被拒之电影学院摄影系门外。一封是反映电影学院美术系招生存在走后门的问题，揭发文化部某司局干部通过走关系而使其儿子被录取，却挤掉了本该录取的考生，其中就举了何群的名字。一起来访是刘晓庆，反映她已是有成绩的歌舞演员，而且还演过电影，却因年龄偏大未能被电影学院表演系录取。

 黄镇对这两封来信和一起来访，陷入深深的思考。他认为，“文革”十年，耽误了一代青年的学业。现在恢复高考了，不少人却因超龄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这不能怪这些孩子，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找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同志，与他商议可否适当增加招生名额，得到了刘部长的支持。黄镇回来后，即与部教育司的负责同志共同决定，电影学院适当增加了几个招生名额，将张艺谋、刘晓庆等几位同学补录招收。而对何群一案，则请中央美院几位教授组成专家组，到电影学院美术系调取考卷，经重新阅卷，证明何群成绩确高于文化部某司局干部之子。但考虑到该生已被录取，若取消资格将对孩子打击太大，便与部教育司和电影学院负责同志商议，决定亦以扩招两名考生方式，将何群和另一成绩较好的女生作为扩招名额补充录取。

 本来此事这样处理应该皆大欢喜，却不料有人借当时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之机，到文化部大院张贴大字报，指责黄镇破坏招生规则，擅自扩大招生名额，将其亲戚张艺谋和求情走后门的一些考生硬塞进电影学院。一时不明真相的部内外交人士信以为真，议论纷纷。

想起与何群有关的一段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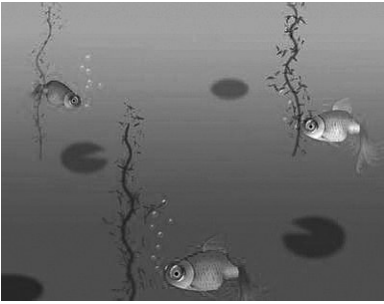
范中汇

 当然事实胜于谣言，真相终会大白。不久，人们就明白了，其实是黄镇做了一件大好事。所谓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张艺谋、何群、刘晓庆等几名补录招收的学生，自知得到这一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之不易，发奋读书，学有所成，毕业后都在各自专业领域甚至跨界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这段往事，现已成为众皆称颂的佳话。我当时作为黄镇的秘书，以上亲历，至今记忆犹新。说起这些，作为告慰何群先生在天之灵吧。

一条游向老家的鱼

管学林



没有了呢？即如我，家离不远，只要愿意，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与它亲近。可是半年多来，我只回去过两次，用于陪伴父母的，用于跟父母说话唠嗑的，加起来不到一天的时间。

 再近的家要是不回，也无异于远在天涯啊！

 梦中父亲已在呼唤：归去！归去！然而，还没来得及安排归程，翌日下午，家里突然的一个电话，却让我立即就住家赶，而且是叫了120急救车，在傍晚天色将暗、天气闷热得将要下起雷雨的时刻，回去了。

 父亲病了，躺在床上，发寒发热，上吐下泻，连一个站点的力气都没有。中午我还在地里薅了黄豆草的，还吃了饭的，还

吃了一块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的，下午突然就发病了——电话里大嫂说得急迫，说得让人惊悚。这大热的天，莫不是中了暑，或者食物中了毒？要知道，父亲已是八十岁高龄，不可能出什么意外啊！

 急急忙忙，将老父接到城里，住进医院，请来医生会诊、治疗。等一切都安顿下来，得知没什么危险后，我才细细询问其得病的情由。而这一问，我也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每天吃的是什
么？他们有一点点疼痛热身体不适是不是能撑就硬撑着？是不是一切还都自己扛着不愿给子女增添麻烦？……这些，作为子女，我竟都不知道，竟都忽略了！

 父亲在医院住了几天，这让我有了一次照料、陪伴父亲的机会。母亲在家不放心，要来医院，我将母亲也接过来。母亲生过大病，身体一直很瘦弱，但她来了就不肯闲着，还叫我晚上回家，有她在这里就行了。我不要母亲操心，一切让儿子承担，只要她陪着父亲就行。晚上，医院里不再像白天那样忙碌喧嚣，病房里静下来，我就跟父母说话。我说地已经转给种植

大户承包了，哪里还有黄豆田呢？父亲说是河边的一点废地，荒在那里可惜，就种了点黄豆，长得不错，估计能打几十斤黄豆呢。父亲说完笑了，笑得还有一点得意。母亲说，我叫他不要弄，他一定要弄，那天中午，死热的气
天，他一定要去薅草，回来吃饭时就喊头有点晕，不过不弄点活计做做，你叫他在家里闲着，难过呢。母亲还说，已经发热发寒泻肚子了，他还跳到河里去洗了一个澡。父亲说，不到河里去洗怎么办？身上都脏了……我本想说他们，但又不知如何开口。我能责备他们吗？我能说为了几十斤黄豆弄出病不值得吗？一辈子跟土地、庄稼打交道，勤劳、俭朴惯了的人，你怎么能够让他割断跟泥土的那份情？你怎么能够改变他那已经深入骨髓的脾性？只是父亲“跳到河里洗澡”这件事让我心惊，我在梦中分明见到父亲也下河变成一条鱼，难道这是父子之间的一种心灵感应？

 晚上，躺在医院病房里，听着父母舒畅的新声，我渐渐入睡。我又做了一个梦，我真的变成了一条鱼，摆着尾巴，向一个做老家

高铁缩短了我的乡愁

侯发亮

在千里之遥的异乡
几缕缥缈的炊烟总往家的方向飘
让我的乡思顿时凝结成
一段望穿秋水的思念
念家的泪水
滴落成一条真实而虚幻的回家路
几只鹰朝着故乡的方向飞
捎走了我绵长的目光
带走了我三千八百里的乡恋
漫长的思乡情结
只好托付给鹰们替我转达

时空的距离
阻隔了无数的乡村和城市

阻隔着万座山千条水
弯弯曲曲的路途
从异乡一路向东
横穿整个广西
再向北 抵达我的故乡资水

二十年前 坐卧铺
七天半才完成返乡旅程
十年前 广昆高速穿境而过
回家缩至二十二小时
如今 南(宁)昆(明)高铁客专开通运行
以每小时二百五十公里的速度
穿行在“全国第二美”的高铁风光带上
如一颗出膛的子弹 瞬间抵达
似一只奔驰的猎豹 风驰电掣
像一条腾飞的巨龙 翻山越岭
亦如一匹飞奔的骏马 驰骋在南高原
的天路上
山洞在耳边穿梭 高桥从眼前飞越

回家的路 消瘦了绵长的乡愁
三千八百里的乡思
将随高铁缩短时空
十四小时抵达故乡的梦
将那份浓烈的惆怅
稀释成
陪伴父母唠嗑的幸福

乘着高铁的节拍
提速回家尽孝的脚步
故乡老屋前的那棵百岁柿树
点着火红的灯笼 迎接
远道而回的游子
双亲佝偻着身子 两鬓如雪
惊喜而又呆滞地倚于门口
满脸的皱纹喜笑颜开
满屋的柴火烟味
打开了游子记忆的闸门——
在异乡，最让人魂牵梦萦的
还是这老屋其乐融融的温馨

回首，为灵魂掌灯

查 干

只戴过几天沉香木手串，是内子的一片心意，不得不戴。不过沉香之香，的确很特别，那种香味，不但醒脑，也醒魂。它可能属于自然植物的汗液，或是泪水呢。

而对于奢侈品，近来有了另一种定义。我不仅苟同，并点赞。网传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出最新世界十大奢侈品，居然没有一件昂贵商品上榜，而关乎人类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条目却赫然在列：一、生命的觉醒和开悟。二、一颗自由喜悦充满爱的心。三、走遍天下的气魄。四、回归自然。五、安稳平和的睡眠。六、享受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七、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八、任何时候都有真正懂你的人。九、身体健康和内心富足。十、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这些定义，不仅使人耳目一新，也让人省悟。这一观念的转变，可贵且喜人，说明人们正从物质世界的华丽樊笼，走向精神世界的广阔空间。

在洪荒世纪，人们为了生存茹毛饮血、择草为粮、串叶为衣、挖掘洞穴，都是为了获得“物”而拼命劳作，这是最初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困顿局限。唯“物”可活命，可传宗接代。那时对人类而言，物质高于精神，无可厚非。随着人类的经验积累和技能进步，物质丰盛了起来，从简单变为丰富，从质朴变为奢华。

于是，精神开始优于物质、统治物质。然而，精神却一直没有摆脱物质的捆绑和诱惑，渐渐变得贪婪。对超级富豪而言，奢侈品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物欲和虚荣而存在的，与百分之九十五的大众无干。但 these 奢侈品，却影响和浸透着大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些人认为，只有占有更多奢侈品，才算是成功的人生。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穷凶极恶。人类的不幸和灾难，因此不绝。拥有太多奢侈品非福而是祸，物本身无过，是人的精神着了魔。太强的占有欲，是比癌症更可怕的顽症。战犯、盗贼、杀人越货者、贪官污吏们的出现，都是占有欲疯长的缘故。虽然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哲人、思想家，但都未能改变这些现象。或许他们的学说太过深奥，影响不了凡凡众人，或许人的认知还未到玉落洞水的明晰程度。而十大奢侈品的新定义，说明人们的认知有了新的飞跃。

生命的觉醒，指的是从混沌岁月走向自由明智，能摆脱物质的诱惑，以觉醒和开悟为先导的生存理念。自由，是万物之本，是最高
的奢侈品。奴隶社会无自由可言，是自由的囚笼。自由的前提是，自己是自己的主宰，而非跪着求生，给思想戴上镣铐，谈不上自由。而走遍

天下、阅尽山水之美，是人寻求自由的一种属性。可惜能实现的人还是少数，这需要好的体魄和物质支持。那些过分贪恋物质生活的人，往往缺失这一追求。凡渴望山水者，大都鄙视豪华官殿里的灯红酒绿、山珍海味，人生不是物欲的盛宴，而是精神的远游。人是自然之人，回归则是本能，被物质诱惑的人却疏离了它，回归便成为一种奢望。纸醉金迷，毕竟不是清风明月、绿水青山，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圣追求的最高境界。

安稳平和的睡眠，对于自然之人而言，本是顺常之事。自然之人，就是有善德和平常之心者。假如，不过分贪恋物质享乐，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就随之而得。另外，在一人的一生中，假若有一位灵魂伴侣，有真正懂你的人，内心就会富足。国泰民安、生存无虑，当然是先决条件，假如衣食住行、呼吸，都让人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就谈不上内心富足。

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是指利他精神。假如老人跌倒了，没人去扶，也不敢去扶；有人落水，先谈价钱，再去救人，缺失的就是利他精神。感染和点燃他人的希望并不难，需要的是一种慈悲心怀。人们常常为见义勇为的感人事迹而动容落泪，是因为良知在被唤醒。假如一个国家和一个地方的人们，在精神层面上盛行利他精神，即是盛世，因为希望总是被正义和道德的精神之火点燃。可叹的是，本不该缺失的，如今却成为奢侈品，这是我们理念上的失误，也是灵魂迷惘的表现。为此，让我们回首，为灵魂掌灯。